

外国文学大系

## 挽歌( 选 )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 全 1008 册 )

## 挽歌（选）

[说明] 挽歌，又名安魂曲，在里尔克的诗集中一般共收有四首：《为格蕾特尔而作，献给克拉拉·韦斯特霍夫》，《为一个男孩而作》，《为一位女友而作》，《为沃尔夫伯爵封·卡尔克洛伊特而作》。这里选译较长而又较著名的后两首。

——译者

### 为一位女友而作<sup>\*</sup>

我歌颂过死者，我又让他们走了  
并讶然看见他们如此安详，  
如此疾速地适于死亡，如此恰当，  
如此不同于他们的声望。只有你，你回来了；  
你从我身旁掠过，你绕着走，你想碰着什么，好让它因你而发响  
并把你暴露出来。哦别从我拿走我慢慢学到的一切。我做得对；你错了，  
如果你曾经为任何一事物挑起一件乡愁。我们将这乡愁变换着；  
它不在这儿，我们从我们的存在把它反映进来，一当我们认识了它。  
我一直继续信任你。你恰巧错了，来了，比任何一个女人变化更大，使我不知所措。  
我们惊慌不已，因为你死了，不，是你强大的死亡神秘地干扰了我们，  
将“此前”撕脱了“今后”：  
这正与我们有关：将它排列好  
将是我们同大家一起做的工作。  
可你自己也惊慌不已，甚至现今在不再需要惊慌的地方也惊慌起来，  
你丧失了你的一片永恒，走进这儿来了，女友，到这儿来了，  
这儿一切还不存在；你心不在焉。  
第一次对万有和片段心不在焉，

---

格蕾特尔·科特迈尔，系里尔克夫人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的女友。

男孩指里尔克认识的埃德加·雅费夫妇的八岁儿子。

作者歌颂过欧律狄克（《俄耳甫斯·欧律狄克·赫耳墨斯》及《致俄耳甫斯十四行》第二部第13首），还歌颂过阿尔刻斯提斯（《阿尔刻斯提斯》）。

“乡愁：参阅《罗马喷泉》及《杜伊诺哀歌》第八首结尾。

却没有像在这儿抓住任何事物一样  
抓住无限自然的阶梯；  
从那已经接待过你的循环。  
任何一种骚动之无声的重力  
把你向下拖到屈指可数的时间——：  
这像破门而入的小偷常常晚间惊醒我。  
于是我敢说，你只是屈尊而已。  
你来自慷慨，来自大量，  
因为你如此确信，如同确信自身，  
你像个孩子四下转悠，不在乎  
为某人做过什么的地点——：  
可是不：你在祈求。这一点深入  
我的骨骼，像锯一样穿过。  
你承担着如同鬼魅的一句谴责，  
随后落到我身上，当我夜间引退  
到我的肺里，到内脏里，  
到我的心最后最可怜的斗室里，  
这样一句谴责便不那么残酷，  
如同这个祈求。你祈求什么呢？

说吧，我可应当旅行？你可曾把  
一件费力想跟上你的东西  
留在什么地方？我可应当到一个  
你没有见过的国土去，虽然它对你  
亲近得像你的另一半感官？

我想航行在它的河流上，想  
行走在陆地上，想采访古老的风俗，  
想同门内的妇女谈话并且  
观望着，如果她们呼唤她们的孩子。  
我想记住，她们在外面从事  
草原和田野的古老劳动时是如何  
让那儿的风景披围着；想请求  
把我引到她们的国王面前，  
想用贿赂引诱祭司，让他们  
把我安置在最牢固的立像面前，  
然后走开去，把庙门关闭。  
但接着我还想当我知道许多时  
干脆注视一下动物，让它们的一点  
什么变化滑进我的关节，想在它们眼里  
有一点短暂的实存，让那些眼睛留住我，  
让我慢慢安静下来，不作任何判断。

---

此处暗示着对死者的尊敬，以及自己对于尼罗河畔生者与死者的国土的旅 游乐趣。作者另有专文详细论述过保拉：摩德尔松-贝克尔与埃及艺术的关系。

“它们眼里……的实存”：参阅《黑猫》。

我想让花园里许多花朵  
给我说，是我把一百种香气的  
一点残余带进了美丽的  
专有名词的碎片里。

我还想购买果实，那些果实里  
又一次存在着大地直到天边。

因为你懂得这个：丰满的果实。  
你把它们放在你面前的盘子上  
用颜色来平衡它们的重量。  
于是你还看见女人像果实一样。  
还看见孩子们，从内部生长  
成它们的实存的形式。  
最后还看见你自己如一枚果实，  
把你从你的衣服里取出来，把你  
带到镜子前面去，让你进去  
直到你看见自己；你的身影在镜前很大，  
却没有说：这是我；不：是这个。  
到最后你的目光如此无好奇可言  
又如此一无所有，如此真正赤贫，  
以致它不再追求（：虔诚地）你自己。

于是我想留住你，正如你把自己  
放进镜中，深深放进去，  
摆脱一切。为什么你与众不同？  
何以你要取消自己？何以你想说服  
我，在你颈周的那些  
琥珀珠子 里还有若干重量，  
是那样一种重量，决不是九泉之下的  
宁静形象；何以你用姿势  
向我表示一个凶兆；  
是什么命令你展示你的身体的  
轮廓有如展示一只手的纹络，  
以致我如不是注定便再见不到它？

到烛光下面来吧。我不怕  
凝视死者。如果他们来了，  
他们有权利像其它东西一样  
逗留在我们的视线里。

来吧；我们想安静一会儿。

---

这一行是指女画家的巨幅静物画，如一九〇五年的《甜瓜静物写生》。下列 各行还评价了今天在艺术史上仍被珍视的她的肖像画，包括她的自画像。

“无好奇可言”：表示一种摆脱主观感伤成分的实事求是的艺术见解（“没有说：这是我；不：是这个。”），这是作者在巴黎期间逐渐形成的。

“琥珀珠子”装饰过自画像《拿玉兰枝的女画家》（1907），这是她最后的作品之一，所以说“到最后你的目光无好奇可言”。

瞧瞧我的写字台上这朵玫瑰；  
它周围的光并非恰好那么迟疑  
如在你的头上：它甚至不该呆在这儿。  
在外面花园里，没有和我混在一起，  
它曾经不得不留下或者走开——  
而今它这样延续下去：我的意识对它又算什么？

别害怕，如果我现在触摸，啊哈，  
这时它就会在我心中升了起来：我不能不这样，  
我必须触摸，即使我会因此而死去。  
要懂得你在这儿。我触摸着。  
完全像一个盲人向四周触摸一件东西，  
我摸到你的命运，却不知道它的名称。  
让我们一起抱怨吧，有人从你的镜中  
取走了你。你还能哭吗？  
你不能。你已把你的泪水的汹涌力量  
转化为你的成熟的观望  
而且还要把你身上所有汁液  
这样变成一种强大的实存，  
它上升着又盘旋着，平静地又盲目地。  
一个偶然，你的最后的偶然，把你  
从你最遥远的进展拽回  
到一个希望有汁液的世界。  
不是整个拽你；先只拽一部分，  
可是为了这一部分，一天天  
增长着现实性，以致它变重了，  
那时你完全消耗了自己：那时你走掉  
并依据规律把自己一块块  
艰苦地拆卸出来，因为你消耗了自己。  
那时你拖垮了自己，从你的心之  
夜暖的土壤挖掘仍然发青的种子，  
从中正萌发着你的死亡：你的，  
为你独特的生而有的你独特的死。  
于是你吃着，你的死神的谷粒，  
如同所有别人，你吃着他的谷粒，  
而且在你身上有甜的余味，你所  
不想要的那种甜，你有甜嘴唇，

---

女画家被爱情、被婚姻和母性纠缠在人的义务之中，这些义务使她日益摆脱、最后完全摆脱她的画家任务。

指妊娠。

不仅因为她还年轻，而且因为死亡并无内在必然性，也就是说，她死得很“偶然”。这就是所谓“独特的死”，参阅《定时祈祷文》第45首。

你：你已在感官的内部变甜了。

哦让我们申诉吧。你可知你的血液  
怎样空前踌躇而不情愿地从一次  
循环中流了回来，当你命它离去时？  
它又怎样迷惘地再一次开始  
肉体的小小循环；怎样充满猜疑  
和惊讶走进了胎盘并  
由于遥远归程而突然疲倦。  
你催促它，你向前推着它，  
你把它拖到了火场，有如  
把一群牲畜拖到了祭坛；  
你还希望它这时会高兴起来。  
于是你最后强迫它：它高高兴兴  
跑了过来，奉献了自己。你觉得如此，  
因为你习惯于另外的尺度，  
它仿佛只有一会儿；但  
你在时间中，时间是漫长的。  
而时间流逝着，时间增长着，时间  
像一场痼疾的复发。

你的生命何其短促，你把它比  
作那些时辰，你坐着把  
你的许多未来的许多力量  
沉默地向下弯向了新的幼芽，  
它又是命运。哦痛苦的工作。  
哦花费所有精力的工作。你一天天  
做着它，你蹒跚着向它走去  
并从织机抽出美丽的纬纱，  
别出心裁地使用着你所有的纤维。  
最后你还有勇气参加庆祝。

当它做成了，你想得到报酬，  
像孩子一样，他们喝了也许  
有助健康的又苦又甜的茶水。  
你这样报酬了自己：因为你远离  
别的每个人，甚至现在；没有人  
能设想，哪一种报酬于你有益。  
你知道这一点。你坐上了产床，  
你面前是一面镜，它把你的一切  
完全反映出来。现在你就是这一切  
而且完全在它面前，里面只是假象，  
每个欢喜披戴首饰梳改发型  
的女人的美丽的假象。

于是你死了，像从前的妇女一样死去，  
你按照旧式在暖房里死了

产妇之死，她们希望重新  
愈合，却再也做不到，  
因为她们同时生下来的那个阴影  
又一次来临，挤着走进来了。

是不是还须找到  
陪哭妇？那些为金钱而  
哭的女人，人们雇用她们  
在夜深人静时嚎哭一场。  
让她们来吧！我们雇用得  
不够。都走了，再也不让雇。  
所以你死了还必须来，在这儿和我一起  
补足悲哭。你可听见；我在悲哭？  
我愿把我的声音像一块布  
扔在你的死亡的碎片上  
并且拽着它，直到它若断若续；  
而我所说的一切必须如此  
破烂地进入你的声音并且冻结；  
在悲哭中一直是这样。可现在我要控诉：  
不是把你从你身上撤回的那个人，  
（我找不出他来，他像一切人）  
可我在他身上所要控诉的是：男人。

如果一种我还不知道的童年遗迹  
在什么地方，在我身上深处升了起来，  
也许是我的童年最纯洁的稚气吧：  
我不想知道。我想望也不望  
就从中造出来一个天使，还想  
把他扔到今人记起上帝的  
呼号天使的第一排去。

因为这种苦难已持续太久，  
没有人受得住；它对我们太沉重，  
虚假爱情的糊涂苦难，  
它倚老卖老如同习惯，  
自称一种正义却从不义中蔓生。  
有权占有的人又在哪儿？  
谁能占有那不能保持自身的，  
那只是偶尔快乐地开始动手  
却又像孩子扔球似地重新扔掉的一切。  
即使一位奈基也很少像统帅一样  
能够固守在船只的船首，  
当她的神格之秘密的轻松心情  
突然在强烈的海风中离开了她：

---

参阅《定时祈祷文》第 45 首《哦主，请给每人以独特的死》。

奈基：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

即使我们中间一个很少能够高呼  
那个不再看见我们的女人，  
那个好似奇迹一般继续她的  
一条狭窄实存而免于事故 的女人：  
这时他也会把职业和乐趣当作债务。

因为这就是债务，如果是任何一种债务：  
一种爱的自由并不为了  
人们本身具有的一切自由而增加。  
如果我们爱，我们就只有这样：  
彼此相让；因为我们持久不变，  
这一点我们容易做到，而且不是刚学来的。

你还在吗？你在哪个角落？——  
关于一切你已经知道许多  
而且能够做到许多，因为你这样走了，  
为了开放的一切，如同破晓的白昼。  
女人们受苦：爱就是孤单，  
艺术家们经常在工作中预感到，  
她们要爱，就必须变化。  
你开始了二者；二者在于  
现在毁坏了一个声誉，是它把二者从你取走。  
唉，你已远离任何声誉。你不  
引人注目；你已悄悄收敛了  
你的美，仿佛在一个工作日的  
灰暗早晨降下了一面旗帜，  
你一无所求，除了一件没有做完的  
漫长的工作：尽管仍然没有做完。

如果你还在，如果在这片黑暗中  
还有一个位置，让你的灵魂  
敏感地一同振动在平淡的声波上，  
这位置在高大房间的潮流里  
激起了一个夜间寂寞的声音：  
那么倾听我：帮帮我吧。看哪，我们滑行着，  
不知什么时候，才从我们的进步中滑回  
到我们没有想到的任何什么；我们  
陷在里面如同陷在梦中，  
我们在里面死去，不再醒来。  
再没有人了。对于任何一个把你的血  
提升到一件悠久事业中去的人，  
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他再也高举不起它来

---

“免于事故”：这里借用欧律狄克的典故，但不是指她被蛇咬伤而致死，而是指从冥府还阳途中的转身，从而将这个决断同偶然的产妇之死区别开来。

下列各行包括里尔克的艺术信条，即生活与艺术、爱情与艺术家生活是互不相容的。

而它将随其重量而消逝，变得一文不值。  
因为任何地方都有一种古老的敌意  
在生命与伟大的工作之间。  
我认识到这敌意，它说：帮帮我吧。  
别回来。如果你受得住，就跟  
死者死在一起吧。死者们在忙碌。  
可请帮帮我，它好不分你的心。  
正如最远的有时帮过我：在我心中。

（1908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巴黎）

为沃尔夫伯爵封·卡尔克洛伊特而作<sup>\*</sup>

我难道真的从没有见过你？我的心想着你  
是如此沉重，像想着人们拖延下去的  
太沉重的开端。唯愿我能开始谈到你，  
你死者；你高兴地  
热烈地死去的人。这可是那么  
轻松如你所料，或者  
“不再活”离开“死去”还很远？  
你妄想在无人重视财产的地方  
会更好拥有它。你觉得  
你在那里会深入风景内部，  
它在这儿却像一幅画呈现在你面前，  
你会从内部来到被爱者身中  
并通过强大而飞舞的一切向前走去。  
哦唯愿你现在不会久久  
为你幼稚的错误增补欺骗。  
唯愿你在道忧郁的激流里松弛下来，  
兴高采烈地、只是半自觉地。  
在围绕遥远星斗的运动中  
找到了你已从这儿移到  
你所梦想的死亡状态中的欢悦。  
亲爱的，你在这里是多么接近它。  
它在这里是怎样安适自在如你所想，  
你的苦涩眷恋的诚挚欢悦。  
当你失望于幸福与不幸，  
挖掘你的内心并带着一种顿悟  
艰苦地爬了上来，几乎粉碎在  
你的黑暗发掘物的重压之下：  
这时你背着它，你还不曾认识的它，  
你背着喜悦，你把你的小小救星的重担

---

此处暗示晕克里斯托弗的传说。圣克里斯托弗系公元二五〇年殉教的基督教圣徒，据传他身材高大，信奉基督教后专门背人过河；一次他背负一个儿童过河，听到有声音说他所背负的是全世界的救星耶稣基督。

背过了你的血液，把它渡了过来。

为什么你不曾等到那重量  
变得完全不堪忍受：那时它才突变，  
它才由于如此真实而如此沉重。看哪，  
这也许是你的下一个瞬间；  
它也许在你猛地关上的门前  
及时整好了头上的花冠。

哦这是怎样的一击，它贯穿了宇宙，  
当什么地方一个打开的东西又被  
强劲尖利的急躁气流 一下子锁住了。  
谁能发誓否认，在土地里  
一道裂纹突然穿过了健康的种子；  
谁曾经探究过，在驯服的野兽身上  
会不会冲动地腾起一股杀欲，  
如果这种冲动闪电似的穿过它们的头脑。  
谁又认识那从我们的行动跳到  
一个附近顶端的影响。

谁又在事事善于指引处来陪伴它？

事实是你已动手破坏。人们一定会  
为此谈到你，直到永远。  
如果一个主人公出现，把我们  
认为是事物面孔的意义像一个  
面具似的撕掉，并急匆匆向我们  
揭露那些让眼睛通过被堵塞的窟窿  
久久无声地把我们凝视的面孔：  
这才是面孔，将不会变样了：  
你已动手破坏。片片块块堆在那儿，  
它们周围空气中已响着一个  
建筑物的节奏，再也抑制不住；  
你走来走去，看不清它们的条理，  
一个向你掩盖着另一个；你觉得  
每一个都似乎生了根，你路过时  
想试它一下，却又不确信  
你举得起它来。而在绝望中  
你竟举起了它们每一个，但只是为了  
把它们扔回到那张开的采石坑里，  
可它们为你的心所膨胀，  
竟再也落不进去了。假如一个妇人  
把纤手放在了这场愤怒的  
仍然温和的开端；假如一个忙碌的人  
在内心忙碌着，当你默然走出去

---

督。后世以 他为旅行者的主保圣人，每年七月二十五日为他的节日。

里尔克在书简和诗文中一再表示过，首先应向艺术家要求谦逊、忍耐和沉着。

有所作为时，他悄悄和你相遇——；  
甚至假如你被人引导着，  
路过一爿醒着的车间，  
那儿人们锤击着，直截了当地  
实现了白昼；假如在你装满的视线里  
只有那么一点余地，让一个  
辛辛苦苦的甲虫的映像钻进来：  
那么，你便随着一种直觉而豁然贯通，  
读完了那篇文章，其中的字迹你  
自童年起就慢慢镌刻在你心上，  
不时尝试着，可否借以  
造出一个句子来：唉，它似乎毫无意义。  
我知道，我知道：你就躺在前面，摩挲着  
纹道，就像在一块墓碑上摸索  
上面的碑文。任何似乎燃出  
光来的东西，你都当灯拿着  
凑近这些字行、但在你看懂之前  
火焰便熄灭了，也许由于你的呼吸，  
也许由于你的手的颤抖；也许完全  
是自动的，像火焰经常熄灭那样。  
你竟从没读到它。但我们也不敢  
通过痛苦并从远方来读。

我们只有注视那些  
把你所选取的单词带往  
你的感觉的斜坡下面去的诗篇。不，  
你并没有选取一切；常常只是一个开端  
作为全体托付给你，你便把它作为  
一个任务重复着。你还觉得它很悲惨。  
唉，要是你从没有从你自己听到它！  
你的天使现在还在发声并以不同的重音  
念着同一个文本，听着他说话的方式我  
突然发出了欢呼，为你的欢呼：因为这就是

你的：  
即每次爱重又从你退缩回去，  
即你在目睹中认识了断念 并  
在死亡之中认识了你的进步。  
这就是你的，你；艺术家；这三种  
空着的模子。瞧，这里是第一种  
铸件：你的感情周围的空间；接着

---

封·卡尔克洛伊特的一句诗：“因为目睹意味着断念。”

里尔克经常采用模子和铸件的形象，来表现要求与成就、期待与实现的关系。铸件是目的，为此才造出了模子。参阅《杜伊诺哀歌》第十首第18行。

第一个要求就是艺术家对自己的感情保持距离。

从那第二种我为你铸出了静观，  
一无所求的静观，伟大艺术家的静观；  
而第三种你自己过早打碎了它，头一股  
震颤的熔浆还没有从心的白热  
流注进去——，其中已铸出了一种为真诚  
劳动

所加深的死亡，那种独特的死亡，  
它对我们如此必要，因为我们以它为生，  
我们在哪儿都不如在这儿离它更近。

这一切就是你的财富和你的友谊；  
你经常预感到它；但接着  
那些模子的空虚 又把你吓倒，  
你向里面摸索，掏出了虚无而  
不胜悲伤。——哦诗人们的古老磨难，  
他们在应当说话的时候却悲伤起来，  
他们永远判断他们的感情  
而不是塑造它；他们永远认为  
在他们身上显得悲哀或快乐的  
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并应在诗中  
加以惋惜或庆祝的。正如病人一样  
他们需用哭哭啼啼的语言  
来描绘他们所患的病痛，  
而不是严格地变成这样的文字，  
恰似一座大教堂的石匠  
坚韧地变成石头的镇静。

这就是拯救。如果哪怕只一次  
你认识到，命运怎样在诗中一去而  
不复返，它怎样在里面变成形象，  
无非是形象，无异于一位祖先，  
他在你偶尔瞻仰的框架中  
似乎与你相似又不相似——：  
你便算是熬过来了。

但这未免小题大作，  
去思考没有的一切。连对照起来  
一种没有说中你的责备借口也是。  
发生过的事物往往如此领先  
于我们的判断，以致我们从来追不上它，  
也从来不知道它真正是个什么样。

---

“一无所求的静观”，即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独特的死”，参阅《定时祈祷文》第45首。

“模子的空虚”，即要求尚未实现。

参阅《单身汉》（见《新诗集续编》）注释。

别害羞，如果死者和你擦身而过，  
那另一些坚持到底的  
死者。（“底”又是什么意思？）同他们  
交换一下目光吧，平静一如寻常，  
也别害怕我们的忧伤会奇怪地  
落到你身上以致你因它们而引人注目。  
想当年，发生过的还看得见，——  
那些时代的大言壮语并非为我们而发。  
有谁在谈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

（1908年11月4—5日，巴黎）

---

新时代由于经验日益晦涩难懂，越来越与人相异化，这是里尔克的文化悲观主义论点。参阅《杜伊诺哀歌》第九首第42行以下。